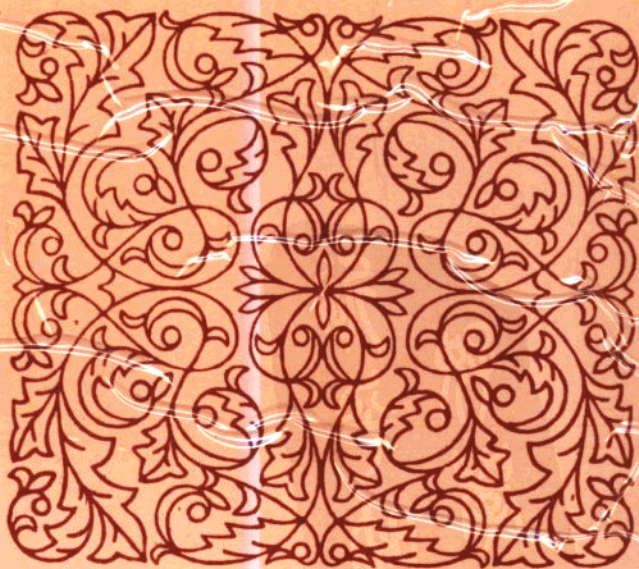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48 •



PDG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48年版影印

呂序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爲其漸近自然。『天下惟自然最美，人工修飾之物，總不如自然的有天趣，所以文章要貴天籟。但是自然之美，發達到一定程度時，加以人工修飾，又是勢所必至的。這個，正代表着自上古至兩漢文學發展的趨勢。』

最古的文字，我們現在已經看不見了，或者亦可以說現在還沒有發見。我們所看得見的最古的文字，大約可分爲三類：一種是金石刻文，和尚書中真正出於古書的一部分，這是散文。一種如老子之類，這是口訣。一種如詩經中較古的一部分，（詩歌的初起，其美是只在其首節的，辭句並無甚意味。而且往往三重四複，並沒有說出什麼話來，如詩經中之采芣即是。）這是詩歌。都是低質樸的。散文要到戰國策，歌訣之類要到易文言，韻文之類要到楚辭，才算較爲發達。（此以大體言，詩經中較後起的一部分，自亦包括在內。大抵詩經中，風是較元始的，雅頌是較後起的。）這都是春秋戰國時代的事。秦漢之世，還是循着這個趨勢前進：散文如賈、鼂、董、司馬氏等，固然是意無不盡。詩歌出於較通文墨的人的，則由四言發展爲五言；其存於農夫野老婦人儒子之口的，則爲漢武帝時所采的趙、代、秦、楚之謳，後人以其機關之名稱之，謂之樂府。

這時候的文章，完全是出於自然的，出口成章，並不加以修飾。然而經過一個時代，人工

的修飾，就要隨之而起了。這一個運動，使文字的數目，大大增加。又把一部分古語，代替了當時的言語，使言文漸漸分離。這一個運動，把文字的內容擴大了，却使其趣味減少。

秦漢時代的字書，我們所知道的，有李斯所作的倉頡篇，趙高所作的爰歷篇，胡毋敬所作的博學篇，合計三千三百字。（其中本有複字，後已被揚雄換去。）揚雄所作的訓纂篇，二千四十字。班固所作的十三章，七百三十二字。合計六千七十二字；現存的說文解字，則其都數爲九千三百十三，可見字數的逐漸增加。這種增加的字，果何從而來呢？我們試看東漢、魏、晉時崇尚古文學的人，每每營議人家不識古字，如尚書偽孔安國傳序說：『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這固然是野言，然其說亦必有所本。篆隸之異，只是筆畫形狀，識隸書的人，斷無不識篆書之理。然則所謂時人不識古文者，與其說是字體的改變，還不如說有許多廢而不用之字，又給好古的人去搬出來了。漢書藝文志說：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而揚雄傳說：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所謂有用，就是日常使用的，所謂奇字，就是不甚行用的，如現今所謂業經死去的文字了。這許多字，給做文章喜歡博洽和生僻的人，又通統搬了出來。然而還不止此。三國吳志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說：孫亮時，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象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可見當時好奇字的人，還有自造新字的。（當時好辭賦者，多稱其能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此等名詞中，必多新造之字。）把已廢不用的古字，通通搬了出來，再加以自己之所造作，其所做的文章中，人

家不認得的字，自然多了。我們現在讀漢賦，生僻的字極多，就是爲此。這種趨勢，在做文章的人，除使人震驚其博洽，及感覺一種生僻之趣外，並無別種意味。

還有一種，便是所謂爾雅運動。雅與夏即係一字。大概古代音讀之殊，以楚夏爲兩大宗，亦即如今南北方言之異。因文明程度的高低，在古代的趨勢上，早就以夏言爲正。所以論語上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而孟子譏許行爲『南蠻貊舌之人』。然而到漢代，所謂爾雅者，已非復近於夏言之謂，而爲合於古語之意。公孫弘請置博士弟子說：『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史記樂書說：『今上卽位，作十九章，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誦講習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書王莽傳：莽頒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其文爾雅依託，皆爲作說。』這所謂爾雅，明明都是近古之義。雅字何緣有古字之義呢？顏師古說：『爾雅，近正也。』蓋初以雅言爲正，而雅字遂引伸而有正字之義，其後改以古語爲正，爾雅之義，就從近正變爲近古了。在此趨勢之下，修辭造句，都可以古爲準，不顧其與口語合否，不但以之自慊，而且還以之自矜，而言文遂漸漸分離。

言文的分離，和作文好用冷僻之字，不過使人見了覺得有一種新奇之感。順此趨勢，遂有造句亦務求其特別的。譬如揚雄諫止哀帝拒絕鳥珠留單子來朝書說：『往時嘗居大宛之城，蹈鳥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阻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南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

時之勢，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苗。唯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縣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此中屠城，蹈壘，探壁，藉場，艾旗，拔旗，句句變換，以及犁庭，掃閭，雲徹，席卷等，都是有意選用的新奇可喜，富於刺激性的字眼，而句調亦極整飭，這都是有意爲之的。這種文字，在當時大約惟憚得小學，而又擅長辭賦的人，乃能爲之，『達而已矣』的文學家，都不能爲。我們讀此等文字，亦未嘗不激賞其組織的精能，極人工修飾之美，然而比諸銜口而出，純任自然的文字，總還覺得其天趣的不如。文章最精微之處，在於聲調。聲調之美，無過於太史公，這大約是講舊文學的人，十之八九，可以承認的。太史公的文章，聲調之美，原因何在呢？我敢說全在其基於口語。我們讀古書，覺得在先秦時代，句子的冗長，無過於墨子，在兩漢時代，則無過於史記。（足與史記並稱的，其實不少。如王充論衡，其辭句亦甚冗蔓。）墨子書句子的所以冗長，即因其上說下教，只求人之易解，而不求其美麗之故。史記句子之冗長，是人人所知，其實已經鈔寫的人刪節過了。真正史記的原文，比現在我們所看見的還要冗長一些，試看史通點煩篇所引可知。史公文字句子的冗長，無疑的，乃由其按照當時的口語寫出。此等文字，在言文業經分離，行文力求簡潔之世，文學家怕多數覺得其該刪改的，不過拘於尊古的習慣，少有人敢繼劉知幾之後而言點煩罷了。然而文章筆調最美的，却亦出於史記之中。試看太史公自序：『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

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扈困鄒、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印、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此中『年十歲則誦古文』一句，崔驥甫史記探原疑爲後人竄入，我亦頗有同感。今卽置此等考據問題於弗論，而這許多句子之中，除『年十歲則誦古文』，『於是遷仕爲郎中』，『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故發憤且卒』數語而外，無一句不有地名。使有意於做文章之人爲之，其聲調豈復可誦？即使勉強做到可誦，亦至多不至於棘口，要求誦之而覺其和諧宛轉，必不可了。而太史公却能之。此豈其別有繆巧，不過卽本於當時的口語罷了。無論那一種語言，都有其自然的聲調，自然的聲調，無不和諧宛轉，曲盡其妙，爲學做文章的人窮老盡氣所不能至，此卽所謂天籟，此卽所謂自然，爲人工修飾所萬不能及。現在守舊的人，極力反對語體文字，而不知其所認爲最美，奉爲典型，終身學之而不能至的，正卽若干年前的語體文字；而現在的語體文字，過若干年後，其中精美的，亦必爲後人所欣賞，一如吾儕今日之於先秦兩漢之書，（但鄙倍者除去。此則古文中亦有鄙倍者，不獨白話也。）雖事非吾儕所能見，而理却可以預決的了。

然當時的人，讀了此等文字，不過如我們今日之視語體文字，或者淺近文言，並不覺其如何美妙，而其所視爲美妙的，倒是加以人工修飾，使之與自然相遠的。於是用字務求新奇，造

句務求齊整，遂漸形成漢、魏時代的駢文了。駢文初興之時，去口語尚不甚遠，未至完全不適用於用。到後來愈離愈遠，不但不適實用，而且其所謂美者，亦實在覺得索然了。於是又有所謂划除浮靡的運動，而韓退之遂被稱為文起八代之衰。上古時代，文學漸次萌芽，到東周西漢之世而達於極盛。其時人工修飾之弊漸興，亦即自然之文體漸壞。至文體之壞達於極點，而文學上之所謂美者亦全亡，只賸些人工修飾的部分，索然無生氣了。自上古至南北朝之末，文學的變遷，實具有佛法上成、住、壞、空四種相，而先秦兩漢的文學史，該括著其中的前三種。

此時期的文學史，是非在文學上有相當修養的人不能做的。不懂舊文學不好，不懂新文學又不好。而且講到此時的文學，非略通古書義例不可，這又是不能不懂得考據的。要這三方面兼擅之才，却真不易得了。而這一部書就是其書。內容讀後自然見得，無煩我的徵引了。

三十年一月五日於孤島，武進呂思勉。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影印

目次

第一章	緒言	一
第二章	後梁文學	四
第三章	後唐文學	七
第四章	後晉文學	一一
第五章	後漢文學	一四
第六章	後周文學	一六
第七章	吳文學	二三
第八章	南唐文學	二六
第九章	前蜀文學	五一

第十章	後蜀文學·····	七八
第十一章	南漢文學·····	九二
第十二章	楚文學·····	九七
第十三章	吳越文學·····	一〇二
第十四章	閩文學·····	一〇八
第十五章	荆南文學·····	一一五
第十六章	北漢文學·····	一一九
第十七章	民間詞曲·····	一二一

五代文學

第一章 緒言

唐自黃巢亂後，藩鎮益發恣肆，互相吞併，中央早已無權過問。其時政府大權，俱入朱全忠一人之手，於是九〇七年，遂有代唐稱帝之事，而開五代紛亂之局。五代可以說是最紛亂的一個時代，故史有「亂五代」之稱。原來朱全忠既篡位，諸藩鎮當然不服，於是各逞其強，據地稱帝。故歷史上除正統的梁、唐、晉、漢、周五代以外，當時尚有十國（即吳、南唐、前蜀、後蜀、南漢、楚、吳越、閩、荆南、北漢）。前後稱雄於中國。而五代也不過佔據中原的一部分，其他東南與西南，均爲十國所割據。直至九七九年，纔爲宋所統一，五代紛亂的局面，至此纔告了閉幕。

五代既是這樣紛亂的時代，在五十餘年中，連易了五次的朝代，國祚最長者，不過十七年。（後

〔梁〕而短者只有四年，〔後漢〕諸帝原皆恣橫的武夫，殺伐篡奪之不暇，還有什麼餘暇來談文學呢？文學之衰落，原是意中的事實。可是五代之外的十國，却也有年祚較長而地處較靜的，如西蜀、如江南、如浙、如閩，儘有一般文士來避地於此，仍可歌着他們愛好的文學，那倒也是意中的事實。所以就五代而言五代，（指梁、唐、晉、漢、周）那是沒有什麼文學可以說的，就五代而旁及十國，五代仍不愧爲有文學的一個時代，而且在文學史上還可稱爲一個燦爛的時期。

這燦爛便是「詞」。是一種新體的詩，可以歌唱的，或稱爲長短句者是。詞原起於中唐，至五代而方盛。後至於宋，始更發揮光大。所以五代可以說是詞的草創時代，若不經過這一個時代，詞的發展是不會有這樣迅速的。所以五代在文學史上，便永遠成爲一個可紀念的時代。

詞本來起於民間，流傳於娼女歌伶之口。後來纔漸漸被文人學士採用，於是體裁漸多，內容漸富。五代詞的特色，那便是還富於平民色彩，還儘可上得娼女歌伶之口。因爲他們的詞，大多不外是離情閨思。這與後來什麼都談是不同的。因爲只寫些離情閨思，所以用不着標題，不像後來於詞調之下，必須再標一個題目。同時他們所寫，都是綺麗香豔，慣作小兒女的情態。正如趙崇祚所稱爲花

間。確是讀了他們的詞，如人在百花叢裏，一樣覺得倚紅偎綠，十分陶醉。雖然如李後主的也寫他亡國的悲哀，但這種在五代詞中却是很少很少的。大多數的詞人，總是高唱着「夜夜相思更漏殘，」（章莊）「寄語薄情郎，粉香和淚泣，」（牛嬌）「綺羅纖縷見肌膚，」（歐陽炯）「紅腮隱出枕函花，」（張泌）這種動人心肺搖人魂魄的情調的。正如歐陽炯所謂「則有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辭，用助嬌嬈之態。」（見花間集序）詞原是要取其「麗錦」按之於「香檀」而一方面無非欲「助嬌嬈之態」使美人豔歌，相得益彰。否則滿篇辛酸語，豈非大煞風景了嗎？

五代除了詞足以燦爛於一時外，詩壇亦頗呈活躍的氣象，當時寫舊體詩的人，依然很多。惟詩格不高，已不能與詞爭雄強了。陸游所謂「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長短句獨精乃高麗，後世莫及。」（見花間集跋）這話是很對的。

第二章 後梁文學

五代的第一個朝代是梁，牠的始祖是朱全忠，於九〇七年廢唐帝而自立。可是好景不常，卽位六年，就被鄆王友珪所弑。不久末帝卽位，也不過是十一年，結果又被後唐莊宗所滅，他遂自殺。

這樣短促的十七年，在干戈擾亂之中，當然是談不到什麼文學的。又況太祖朱全忠，本是黃巢的賊將。史稱「不事生業，以雄勇自負，里人多厭之。」可見得他是一個無賴之類，毫不知書。同時前蜀亦於那時建國。蜀地本較為富庶之區，且隔絕中原，少受兵亂，故一般文人學士，率多避難於那裏，而中原文學，遂變為淹沒無聞了。茲就現時尚有存詩諸家，如羅紹威，羅袞，王鎔等，略述如下：

羅紹威字端己，魏州貴鄉人。唐末以父蔭官魏博節度使，封鄴王。他見唐祚日衰，太祖兵強，故很傾心附結。及太祖稱帝，以他爲太傅，兼中書令。年三十四卒。贈尚書令。

他形貌魁偉，有英傑氣。史稱他「工筆札，曉音律。性復精悍明敏，服膺儒術，明達吏理。好招延文

士，聚書萬卷。開學館，置書樓。每歌酒宴會，與賓佐賦詩，頗有情致。」（見五代史本傳）那時羅隱佐吳越錢鏐軍幕，他最嗜其作，因目自己所作爲偷江東集，共五卷。但今只存詩二首，柳云：

妝點青春更有誰？青春常許占先知。亞夫營畔風輕處，元亮門前日暖時。花密宛如蠟六出，葉繁何惜借雙眉。交情別緒論多少，好向行人贈一枝。

羅袞字子制，臨邛人。唐大順中，歷左拾遺，起居郎。後入梁，事太祖爲禮部員外郎。他曾勸羅隱來就夕郎，而羅隱終不肯就。著有詩集二卷，今只存三首。清明登奉先城樓云：

年來年去只艱危，春半臺山草尚衰。四海清平舊見，五陵寒食小臣悲。煙銷井邑隈樓檻，雪滿川原泥酒卮。拭盡賈生無限淚，一行歸雁遠參差。

王鎔，其先回鶻人。唐中和中，襲父位爲成德軍節度使，封常山郡王。太祖卽位，改封趙王，後竟爲大將張文禮所弑。他雖爲異族人士，亦善於詩。今傳有他哭趙州和尚詩二首，茲錄其一首。如下：

佛日西傾祖印墮，珠沈丹沼月沈輝。影敷丈室爐煙慘，風起禪堂松韻微。隻履乍來留化跡，五天何處又逢歸。解空弟子絕悲喜，猶自澹然對雪幃。

此外李京，許鼎，均梁貞明六年進士。京有除夜長安作云：「長安朔風起，窮巷掩雙扉。新歲明朝是，故鄉何路歸？鬢絲饒鏡色，飄雪奪燈輝。却羨秦州雁，逢春盡北飛。」鼎有嶺四望云：「漢家仙仗在咸陽，洛水東流出建章。野老至今猶望幸，離宮秋樹獨蒼蒼。」均稱新警。五代史尙稱有張策字少逸，敦煌人。聰警好學，尤樂章句。官終刑部尙書。著有詞制歌詩二十卷。李珣字公度，亦敦煌人。聰悟有才學，尤工詞賦，官諫議大夫。張儁字彥臣，善爲五言詩，其警句頗爲人所稱。官至禮部郎中。餘外則無所聞云。